

用調查研究法測量受訪者價值的限制 — 以台灣民眾民主價值題目為例

盛 治 仁^{*}

- 一、研究問題與文獻探討
- 二、研究資料與方法
- 三、TEDS2001－2003 追蹤樣本分析
- 四、焦點團體訪談結果
- 五、結論

本研究希望以 TEDS 2003 年的調查資料中關於民主價值的相關問題，來探討這些關於政治價值的題目，是否具備效度，也就是說，是否真能夠測量到受訪者的民主價值。作者以 TEDS 資料的追蹤樣本來分析這些問題跨時間的穩定性，並以相關問題進行焦點團體訪談，以深入探討受訪者在回答相關問題時，對問卷的理解及詮釋為何。作者希望同時以質化和量化的研究方法來交互比對，以幫助我們更深一層地瞭解民意結構。

作者發現，這些民主價值的相關題目在追蹤樣本的回答中並不十分穩定，顯示有進一步檢驗的必要性。而焦點訪談結果則顯示，受訪者對這些問題的理解，詮釋，以及回答題目時所使用的框架及預設條件，可能都和問卷設計者的原意存在有相當大的落差。因此，作者認為，以問卷調查方式研究選民價值觀的可行性與潛在問題，值得學術界作深入思考與論辯。

關鍵字：民主價值、焦點團體、民意調查、追蹤樣本

^{*}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E-mail:esheng@seed.net.tw

投稿日期：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九日；接受刊登日期：二〇〇五年三月二十日。

東吳政治學報/2005/第二十期/頁 47-81。

「沒有真相，就沒有副總統」

— 某受訪者在 2004 總統選舉前測問卷對「政治知識」題目所堅持的答案。

一、研究問題與文獻探討

開宗明義地說，從民意調查中，能否瞭解民眾的民主價值等政治態度，是本文主要的研究問題。問卷設計者的原意，有時會與受訪者的主觀詮釋，存在相當大的落差。本文初所引用的回答，是在由 TEDS (Taiwan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urvey) 進行的 2004 年總統選舉調查問卷的前測作業時，某位受訪者被問及「請問您知不知道現在的副總統是誰？」時，所給予的回答。事實上，這個題目在歷年的學術性選舉面訪民調中經常被使用作為測量受訪者的政治知識的題目之一。問卷設計者恐怕無法預料會有受訪者做出上述的答覆。因此，本研究想要以民主價值相關的問卷題目為例，來探討這些「價值觀」是否能夠被現行問卷正確地測量。

民主價值的相關研究，在台灣的民主轉型過程中，受到一定的重視，也已經奠定相當良好的基礎。趙永茂（1995）以台灣省縣級菁英為對象，研究其民主價值取向發現，地方菁英在參與取向、平等取向與多數決取向上，有相當高水準的表現。但是在民眾的公共事務參與能力以及選舉權的行使問題上，則表現出令人質疑的態度。趙永茂同時發現，年齡和黨籍除了在少數的價值尚有影響之外，個人人口背景的差異對民主價值取向的影響有逐漸下降的趨勢，顯示隨著民主化的腳步，地方精英的民主價值取向差異有降低的現象。除了對地方政治菁英的研究之外，也有學者針對其他特定族群或團體的民主價值進行研究，例如黃秀端和趙湘瓊（1996）則針對台灣婦女從 1983 到 1992 年十年間的政治態度變遷進行研究，發現不分年齡、職業、教育程

度、婚姻地位以及是否參與社團，台灣婦女在民主態度和政黨認同方面都有顯著提升。而教育程度的提升對婦女民主態度之提升有最大的影響力。

陳文俊（1998）針對中學生和大學生的政治態度進行研究，並探討其對台灣民主化前景的影響。他的研究中包含了省籍觀念、民族認同、國家自豪、統獨立場以及十四種面向的民主態度和價值。高泉金（1986）從政治社會化的角度，分別從家庭、學校和大眾傳媒等機構探討中學生政治態度和民主價值在十年之間的變化。詹長皓（1986）則以胡佛等人（1978）的理論架構為基礎，以問卷調查的方式研究北區五所大學學生的民主價值。本研究也將運用依此架構所設計的問題題目進行探討。陳明通（1980）和蔣安國（1985）亦曾分別運用此架構於內湖地區和板橋地區居民的民主價值態度上。廖達琪（Liao,2000）則是運用跨國性的資料來分析中國、日本、南韓和台灣四個地區的地方菁英民主價值。她發現和西方民主國家比較起來，這些亞洲國家因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而相對強調社會和諧和經濟平等。這個發現在我們未來討論台灣地區民主價值時是一個必須要納入考量的重點。

徐火炎（1992）則曾從事針對台灣地區選民民主價值取向改變之研究。徐文以胡佛（1998）所發展的民主基本價值取向指標來探討解嚴前後有無增強的趨勢，以及影響民眾民主價值的變項。這些基本價值取向包括有平等權、自主權、自由權、多元權以及制衡權。這五種權力價值各自再發展出相關的問卷題目加以測量。結果發現，整體來說，戒嚴時期民眾具有民主價值取向的人數比例較低，在解嚴前夕則有大幅增加的趨勢，而解嚴之後比例則小幅增加。而進一步的分析也發現，不管是解嚴前後，男性、教育程度較高、以及非國民黨員的受訪者具有較強的民主價值取向（徐火炎，1992）。盛治仁（2003）則以 2000 年政黨輪替前後之民主價值作比較，發現受訪者的相關政治態度前後的變化，某種程度反映了民眾的黨派立場，而非完全反應中立、抽象的民主價值。舉例來說，政黨輪替前，民進黨的支持者比較支持議會監督政府的立場，而政黨輪替後，則變成國民黨的支持者比較支持這個理念，顯示議會監督行政的概念，在受訪者的回答中，並不完全是一個理論上

的民主態度，而是反映了受訪者自身黨派立場以及現實政治的環境。

以上這些與民主價值相關的研究與結論，基本上都從題目設計者的框架出發。原始問卷設計者在設計問卷時，都有一些基本假設，認為贊成這些題目的受訪者就表示缺乏某種民主價值，而反對這些說法的受訪者則是具備相關民主價值。但是要能夠真正達到這個區辨效果，不但必須在問卷的用字和設計上非常清楚地只測量一項核心價值，而且受訪者在回答問題時，也必須能夠在相同的框架下對題目做出和研究者相同的理解。如果在任何環節上產生落差，很可能這些題目所測量出來的結果就無法真正反應研究者所想要測量的民主價值。事實上，作者認為，透過問卷調查作任何「價值」的測量都是十分艱難的工程，因為受訪者對題目的理解往往超出研究者預設的框架之外，這也是本文想要透過實證資料想要瞭解的研究問題。

學術界對於民眾回答問卷時所表達的政治態度，有相當多的理論與研究。民眾對公共事務究竟有沒有預存、完整的意見，早為學術論辯的焦點。Converse (1964) 認為從民調中所看到的受訪者對既有政治事實的無知可以推論，民眾的政治態度其實是「無態度」(non-attitudes)，受訪者只是為了給訪問者答案才臨場隨意提供意見。他並以 1950 年代的 NES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實證資料印證受訪者回答與某些基本價值相關的的不同問題時所提供的答案之間並無關連性，反而幾乎是隨機的，而且受到題目順序和用字相當大的影響。

這樣的結論引起相當大的震撼與迴響，也引發了後續許多對相關問題的研究 (Alvarez and Brehm, 2002)。Achen (1975) 認為這些模糊的答案是因為模糊的問卷題目所造成的，所以並不能推論出受訪者無知的結論。他認為受訪者對一個問題的看法並非單一固定的「點」(fixed point)，而是一個機率分佈 (distribution)。受訪者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下接受訪問，就可能提供不同的回答。問題越模糊，則回答的變異量就越大。Achen 認為這些測量的錯誤 (measurement error) 責任在測量工具，而非受訪者身上。

第二個不同的觀點則是由 Nie, Verba, and Petrocik 等人提出

(1979)，他們認為 Converse 研究的 1950 年代在美國是一段政治上較冷感的時期。而他們從 1950 年代後一直到 1976 年之間的研究發現，較高比例的受訪者具備意識型態式的思考能力，意即他們能夠在類似的問題上反映出具備一致性的想法。另一個更重要的觀點則認為選民固然可能缺乏一個宏觀式的意識型態，但是確實具備對某些核心價值與基本信仰、理念的穩定意見，例如 Tocqueville 在 19 世紀所觀察到的個人主義、社區主義和平等價值，以及其他學者指出的種族主義與民主價值等等 (Myrdal, 1944)。Rokeach (1973) 特別將價值區分為終極價值 (terminal value) 和工具價值 (instrumental value)。終極價值是像「自由」、「平等」這樣被追求的價值，而工具價值則是像「服從」、「企圖心」這些用來追求終極價值的工具。他認為美國人普遍都具備終極價值的觀念。

這些核心價值 (core values) 如自由、平等、民主固然存在，但是 Zaller (1992) 認為這些價值在實際應用上卻有其侷限性。他以尼加拉瓜游擊隊為例，當美國選民被問及支持美國的何種政策時，如果大多數受訪者不知道尼加拉瓜何在，並且對當地的基本政情完全不瞭解時，具備這些核心價值也無助於他們形成意見，回答問卷。而 Zaller (1992) 對民眾的意見形成與表達過程，也提出了一個 RAS (receive-accept sample) 模型，認為受訪者對問題並無固定的看法，但存在一組組不同的考量組合 (sets of considerations)。當受訪者被訪問時，會在這些考量中抽樣，並據以回答問卷。因此受訪者在訪問時的態度反覆，是一個可被預期的正常現象。影響哪些考量會被抽中受到受訪者預存傾向 (predisposition) 的影響，因為預存傾向會過濾不同的訊息和意見，最後哪些資訊或意見會被使用則與時間遠近 (recency) 及顯著程度 (salience) 所建構的可接觸性 (accessibility) 有關。換言之，受訪者的回答受到當時的情境因素相當大的影響。

另外一個值得討論的重點，則是對於用問卷來測量態度的問題。Lane (1974) 曾經提出警告，學者常以自己的抽象概念來設計問卷，當受訪者的回答不符合學者們設計的框架時，就會被視為缺乏相關價值或概念，如上述

Converse 認為美國民眾缺乏意識形態思考能力的例子。Lane 提醒學者不能忽略另一種可能性，就是光靠民意調查問卷不見得真能精準地測量到相關概念。Chong (1993) 的研究也指出或許在簡單的問卷中看起來不合理的回答經過深度訪談之後，會發現受訪者自有一套「合理」的邏輯來解釋她們為什麼有特定的想法。在深入了解她們的想法之後，就不會覺得這些想法為何難以解釋了。換句話說，我們的問卷調查研究方法受到了研究者框架的限制，以運用在民主價值的問題上為例，如果受訪者有機會陳述其理由，或許不一定都必須要反對這些問題才算是具備民主價值。

綜合以上的文獻討論，我們將幾個論點作下列的綜合歸納。民眾對政治並非完全不瞭解，而是具備了一定的核心價值。但是當核心價值運用在回答問卷時，會受到當時情境與時空環境的影響，而有不同的答案。而問卷的用字、順序及受訪者對問題的理解，都會影響到受訪者的回答。研究者也必須注意自己進行研究時所依循的理論框架，不見得為一般受訪者所熟知，甚至理解。因此受訪者和研究者是否在同一平台上溝通，會大大地影響研究的效度。有時候是受訪者錯誤的理解，也有時是研究者過於主觀的框架運用，但不論理由為何，都會造成我們研究政治態度時的盲點。接著作者嘗試以 TEDS 在 2003 年調查資料中的民主價值題目為例，來探討從這些題目測量受訪者的民主價值過程中，是否存在著上述的問題。

二、研究資料與方法

本研究以 TEDS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 在 2003 年執行的調查中，有關民主價值的相關題目為主要討論的對象。在 TEDS2003 的問卷中，有下列的題目在「民主認知與評價」的標題下來測量民主價值 (F8A-F8N)。¹作者根據胡佛 (1998)

1. 相關題目的完整問卷和次數分配，請參照附錄一。

所發展的民主價值指標之研究，將這些題目作以下的歸納分類。

（一）平等原則

教育程度很低的人，應該和教育程度高的人一樣，在政治上享有同等的發言權。²（學歷平等）³

女性不應該像男性一樣參加政治活動。（性別平等）

（二）參政原則

政府自然會為人民解決困難，謀求福利，我們不必自作主張（政府主動）。

政府首長等於是大家庭的家長，一切大小國事皆應聽從他的決定。（首長決定）

強而有力的領袖較（台：比）優良的法律更（台：卡）重要。（領袖重要）

（三）自由原則

大家的想法若不一致，社會就會混亂。（想法一致）

一種觀念能否在社會流傳，應由政府決定。（觀念流傳）

對付殘暴的罪犯應立即處罰，不必經過法院複雜的審理程序。（罪犯處罰）

2. 這一題目的問法和過去有所不同，過去的問法為「民意代表都應該由高學歷的人來當」。由於作者進行研究時，是以過去的題目做為參照對象，因此在這一題的討論上，以舊版本題目為準。

3. 為後續討論的方便，作者以括弧內的簡稱代表該題目。

(四) 多元原則

在一個地方（台：社區）上，如果東（台：這）一個團體，西（台：那）一個團體，就會影響到這個地方的安定與和諧。（團體數目）

一個國家如果有很多政黨，就會影響政治安定。（政黨數目）

(五) 制衡原則

法官在審理重大案件時，應該接受行政機關的意見。（司法獨立）

政府如果時常受到議會的牽制，就不可能有大作爲了。（議會制衡）

以上題目多源自胡佛（1998）所發展的民主價值指標，基本上絕大多數題目（除了第一題相反之外）背後所隱含的假設是受訪者如果回答「同意」，則是缺乏該項民主價值。反之，如果受訪者回答「不同意」，則是具備該項民主價值。之前文獻檢閱中的研究也都是以這樣的研究框架作為基本假設，來討論台灣民眾民主價值之有無，這樣的問卷邏輯及運用方法需要進一步的實證研究檢驗。因此本文計畫分別以量化和質化的研究方法，來檢驗這樣的研究框架是否合理，並據以討論問卷調查的限制。在量化研究的部分，由於TEDS進行了2001-2003年的相同樣本連續訪問（Panel），讓我們可以從實際數字來檢驗在兩年的時間內，相同的受訪者對同樣的問卷題目在回答上有什麼樣的變化，來檢驗這些民主態度的穩定性。態度如果穩定，表示信度佳，但是效度則未知。如果態度不穩定，則可能反應信度及效度都有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

而在質化研究的部分，作者以焦點團體的研究方法試圖瞭解受訪者在回答這些題目時，對這些題目的理解及提供相關答案的心理背景為何？焦點團體最主要的優點在於其研究過程讓我們能夠檢測社會互動在意見形成、表達和轉變的過程當中所扮演的角色。這個方法結合了深入訪談的彈性和深度，同時又能夠將研究的人數適度的放大，而這個開放及互動的過程讓研究者既存的偏見與框架不至於主導研究的結論。更重要的是，焦點團體能夠讓我們

直接觀察動態的意見討論和變化過程，而不只是靜態的意向測量。換言之，焦點團體結合了量化研究的推展性和質化研究的深度（Carpini and Williams, 1994），相當適合作為我們重新檢視台灣人民對民主價值及政治信任感相關態度的開放性研究工具。

焦點團體這個研究方法，早期運用偏重在心理學界，作為研究工作環境或是心理治療等議題的工具（Roethlisberger and Dickson, 1938; Rogers, 1942）。而過去三十年來的主要運用則在於市場調查上。例如 Coe 和 MacLachlan 發現焦點團體是電視廣告商用來篩選並評估廣告效果最主要的方式（Coe and MacLachlan, 1980），而焦點團體中的結論也往往成為廣告製作過程的重要參考依據（Bellenger, Bernhardt, and Goldstrucker, 1976）。

由於調查研究方法的普及化，焦點團體在社會科學的運用上發展較慢，而且運用的廣度也較為不足。Sigel 是將焦點團體的方法引進政治心理學研究的先趨之一，進行了一系列關於「性別關係」的焦點團體研究。其起初的研究目的本來只在於協助建構設計相關的封閉式問卷題目，但是他很快地就發現焦點團體提供的資訊遠超過其原始目標（Sigel, 1996）。焦點團體不但提供了其問卷題目設計上的協助，還發展出許多未來可供檢證的假設，使得研究者對男女性別關係的認知差異有了更深入的了解。Conover et al. 則以焦點團體的方法比較美國和英國對於公民（citizenship）概念認知的異同（Conover et al., 1991）。但是相對來說，廣告和行銷還是使用焦點團體研究方法的主流領域。

國內政治學界使用焦點團體方法的研究相對較少。吳淑瓊（1992）和王梅玲（2002）在理論上討論了焦點團體研究方法的理論與應用。在方法的比較上，陳俊明（1999）探討了選舉時民意調查、焦點團體以及深度訪談的運用，而石之瑜（2002）則是把重心放在「中國研究」中焦點團體訪談與深入訪談之比較。鈕則勳（2002）和游清鑫（2002）則分別在競選傳播策略及政黨形象等議題上，運用焦點團體方法進行研究。以上這些研究都嘗試把焦點

團體的研究方法引進國內的學術研究領域，本文在方法適合研究主題的前提下，也希望能夠運用焦點團體的方法來增進我們對民眾相關政治態度的了解。根據國外的研究結果顯示，民眾在焦點團體研究所表現出來意見的邏輯性和複雜與成熟度遠高於調查研究(survey research)所呈現的結果(Glynn et al., 1999)。如果我們能夠有效發揮焦點團體的優點，除了能夠幫助我們規劃問卷题目的設計並增進對相關政治態度的了解，更能夠發展出未來可供實證檢測的重要假設。

作者在 2004 年的 02/20, 03/28, 04/04, 04/25, 05/23, 以及 07/04 分別針對在學學生, 25 歲左右年輕上班族、60 歲以上以閩南語為主者、50 歲以上者、泛綠支持者以及 30 至 40 歲中壯年上班族等不同人口特徵者進行焦點團體座談，都在週日下午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每一場座談都有 8-9 位受訪者參與。受訪者可以得到新台幣 1500 元的車馬費以及簡單的茶點招待。⁴座談地點皆在作者任教的大學會議室。座談內容從過去的學術性問卷中整理出包括民主價值問題在內的相關政治態度題目來加以討論，希望能夠突破問卷調查點到為止的訪問方式，來深入瞭解受訪者在回答這些問題時，是如何理解這些問題，並試圖瞭解其答案背後的邏輯性。

具體地說，本文的研究問題及研究方法如下。在研究問題部分，本文想要探討的是，過去學術界使用來測量民主價值態度的問卷，是否能夠正確測量選民的態度。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希望先以相同樣本連續訪問的資料，來檢驗這些政治態度在調查中反映出來的穩定性，再從焦點團體的訪談中，瞭解受訪者如何理解這些題目。希望藉由兩種不同的角度來交互比對問卷，並進一步討論用問卷調查測量價值觀的困難。

在我們正式進行分析之前，有必要將研究限制的部分先作討論，並釐清本研究涉及的一些概念問題。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先檢測 TEDS 追蹤樣本在兩次訪問期間受訪者回答的「穩定性」，而在焦點團體訪談中的分析重點卻

4. 作者要感謝國科會提供的研究計畫經費，讓作者能夠進行這項研究。

是在問卷的效度，其中似乎隱含 TEDS 受訪者的不穩定性代表了問卷的效度有問題。事實上，問卷的回答結果如果不穩定，至少有下列四個可能的原因，第一、受訪者態度在兩次訪問期間確實改變。第二、測量誤差：造成測量誤差的原因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舉（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2001：133-135），其中有涉及問卷效度的因素，例如受訪者對題目的詮釋；也有不涉及問卷效度的因素，如資料鍵入錯誤或訪問情境影響等。第三、問卷信度：指的是測量結果的穩定性與一致性（許禎元，1997：251）。以及第四、問卷效度：指研究所使用的測量工具，能否測量出研究所欲瞭解的特質（許禎元，1997：259）。除了原因一作者推論假設在 2001 到 2003 的兩年之間並無重大政治發展事件會大幅影響受訪者態度之外，其餘原因無法從現有的資料中區分，究竟態度的不穩定是受到測量誤差或是信度或效度的影響。換言之，作者無意假定所有的不穩定都來自於效度問題。

但是在質化研究的焦點團體部分，我們無法探討測量誤差以及信度的問題，因此將訪談重點集中在問卷效度的討論，想要瞭解受訪者在回答這些問題時，究竟給予什麼樣的詮釋。我們可先思考信度和效度之間的關係，效度高的量表、信度一定也高，但是信度高的量表、效度不一定高；而信度低量表，效度一定也低（Manheim and Rich, 1991：68）。如果問卷回答的穩定性很低，我們可以推論其信度低，因此效度也低。相反地、如果問卷回答的穩定性很高，我們也只能說問卷的信度高，但是不見得表示問卷的效度也好，因為這牽涉到是否這些問卷真正測量到民主價值態度的問題。總結來說，以下的統計穩定性檢測提供我們對這些問卷題目變動程度的參考指標，不必然能夠用來推論效度的高低，可以視為焦點團體訪問前的背景資料。因為本研究背後驅動的理論基礎實在於前述文獻中關於問卷調查探討中，學者們對於測量價值觀限制的討論（Lane, 1974；Achen, 1975；Chong, 1993）。同理，從以下穩定性的檢測中，我們也無從比較這些問題的效度高下，因為即使穩定性高的題目也不必然代表其效度較高，真正測量到了民主價值。接下來我們先從量化資料中，來檢測這些問卷答案的穩定性。

三、TEDS 2001 – 2003 追蹤樣本分析

如前所述，在這兩波調查中，有九個用字完全一樣的題目來測量受訪者的民主價值。我們以 2001-2003 年對相同問題的回答進行交叉分析，看看受訪者態度變化的情形，分析結果列於表一至表九。由於一方面表格中幾乎都有格數小於 5 的情形，另一方面統計量的顯著性亦非這裡分析的重點，因此這裡略去卡方檢定的分析結果，主要討論在兩次不同的調查中，同樣的受訪者對同一個題目，回答變化的情形。另外在討論結果之前，也有必要先瞭解追蹤樣本代表性的問題。根據 TEDS 2003 年的研究計畫成果報告分析，由於追蹤樣本主要功能在比較上，所以不作加權處理。而追蹤樣本訪問成功樣本在代表性檢定上，性別與母體一致，但是年齡、教育程度、和地理區域則和母體不一致。在年齡部分，60 歲以上的受訪者較母體多 5%，而 20-29 歲則較母體少 5%。在教育程度部分，小學以下及大學以上的受訪者分別比母體多 2% 及 4%，而國初中及高中職則都比母體少 2%。在區域部分，桃竹苗的受訪者比母體少 5%，而中彰投則少 3%；反觀雲嘉南多 4%，而花東也多 3%。我們無法確知這樣的樣本結構差異可能對後續的分析帶來哪些潛在的偏差，但是從樣本差異的幅度來看，應該最多只有些許程度的影響，而不至於造成本質上的差異。

表一：女性不應該像男性一樣參加政治活動

		2003 年				總和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001 年	非常同意	0 .0% -.3	0 .0% -.4	3 75.0% .3	1 25.0% -.1	4 .9%
	同意	0 .0% -.7	6 23.1% 4.6	15 57.7% -1.0	5 19.2% -.9	26 5.6%
	不同意	6 1.9% .5	15 4.8% .1	228 72.6% 3.6	65 20.7% -4.1	314 67.1%
	非常不同意	2 1.6% -.1	1 .8% -2.4	68 54.8% -3.4	53 42.7% 4.8	124 26.5%
總和		8 1.7%	22 4.7%	314 67.1%	124 26.5%	468 100.0%

表二：強而有力的領袖較優良的法律更重要

		2003 年				總和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001 年	非常同意	6 19.4% 2.7	14 45.2% .9	10 32.3% -1.7	1 3.2% -1.1	31 8.0%
	同意	11 7.1% -.1	79 50.6% 4.5	60 38.5% -2.7	6 3.8% -2.8	156 40.4%
	不同意	9 5.6% -1.1	45 27.8% -3.3	91 56.2% 3.2	17 10.5% 1.0	162 42.0%
	非常不同意	2 5.4% -.5	6 16.2% -2.8	19 51.4% .6	10 27.0% 4.1	37 9.6%
總和		28 7.3%	144 37.3%	180 46.6%	34 8.8%	386 100.0%

表三：政府首長等於是大家庭的家長，一切大小國事皆應聽他的決定

		2003 年				總和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001 年	非常同意	2 16.7% 3.5	5 41.7% 1.2	5 41.7% -1.0	0 .0% -1.5	12 2.9%
	同意	5 5.5% 2.5	45 49.5% 5.4	38 41.8% -3.1	3 3.3% -3.5	91 21.6%
	不同意	2 .7% -2.7	61 22.3% -3.0	170 62.3% 3.5	40 14.7% -.1	273 64.8%
	非常不同意	0 .0% -1.0	3 6.7% -3.3	23 51.1% -.7	19 42.2% 5.5	45 10.7%
總和		9 2.1%	114 27.1%	236 56.1%	62 14.7%	421 100.0%

表四：大家的想法應該一致，不然社會就會不安定

		2003 年				總和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001 年	非常同意	19 36.5% 4.0	29 55.8% -1.4	4 7.7% -1.9	0 .0% -.8	52 11.6%
	同意	42 17.2% .2	169 69.3% 2.2	33 13.5% -2.2	0 .0% -2.5	244 54.5%
	不同意	13 10.1% -2.5	81 62.8% -.5	33 25.6% 3.0	2 1.6% .6	129 28.8%
	非常不同意	2 8.7% -1.1	11 47.8% -1.7	7 30.4% 1.7	3 13.0% 5.6	23 5.1%
總和		76 17.0%	290 64.7%	77 17.2%	5 1.1%	448 100.0%

表五：一種觀念能否在社會流傳，應由政府決定

		2003 年				總和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001 年	非常同意	1 11.1% 2.6	4 44.4% 1.3	2 22.2% -2.7	2 22.2% 1.6	9 2.4%
	同意	1 1.0% -.3	47 48.5% 5.9	46 47.4% -4.2	3 3.1% -2.0	97 25.7%
	不同意	2 .8% -1.1	44 18.4% -4.4	176 73.6% 4.7	17 7.1% -.8	239 63.2%
	非常不同意	1 3.0% .9	3 9.1% -2.3	21 63.6% -1	8 24.2% 3.6	33 8.7%
總和		5 1.3%	98 25.9%	245 64.8%	30 7.9%	378 100.0%

表六：一個國家如果有很多政黨，就會影響政治安定

		2003 年				總和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001 年	非常同意	9 18.4% 2.4	36 73.5% 2.8	4 8.2% -4.2	0 .0% -1.0	49 11.9%
	同意	19 9.9% .6	123 64.4% 3.8	48 25.1% -3.8	1 .5% -1.7	191 46.5%
	不同意	9 5.7% -1.8	62 39.5% -4.8	82 52.2% 5.8	4 2.5% 1.0	157 38.2%
	非常不同意	0 .0% -1.2	3 21.4% -2.5	9 64.3% 2.4	2 14.3% 3.7	14 3.4%
總和		37 9.0%	224 54.5%	143 34.8%	7 1.7%	411 100.0%

表七：在一個地方上，如果東一個團體，西一個團體，
就會影響到安定與和諧

		2003 年				總和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001 年	非常同意	5	27	1	2	35
		14.3%	77.1%	2.9%	5.7%	8.6%
	同意	1.9	2.7	-4.2	1.7	
		13	136	61	1	211
	6.2%	64.5%	28.9%	.5%	52.1%	
	不同意	-4	3.7	-2.9	-2.3	
		9	61	75	3	148
		6.1%	41.2%	50.7%	2.0%	36.5%
非常不同意		-4	-4.5	4.8	.1	
		0	2	7	2	11
		.0%	18.2%	63.6%	18.2%	2.7%
	總和	-9	-2.5	2.0	3.9	
		27	226	144	8	405
		6.7%	55.8%	35.6%	2.0%	100.0%

表八：政府如果時常受到議會的牽制，就不可能有大作爲了

		2003 年				總和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001 年	非常同意	8	24	6	0	38
		21.1%	63.2%	15.8%	.0%	10.0%
	同意	3.1	.5	-2.1	-.8	
		16	139	38	2	195
	8.2%	71.3%	19.5%	1.0%	51.3%	
	不同意	.0	4.7	-4.8	-.9	
		7	60	68	3	138
		5.1%	43.5%	49.3%	2.2%	36.3%
非常不同意		-1.7	-4.9	6.0	.7	
		0	4	4	1	9
		.0%	44.4%	44.4%	11.1%	2.4%
	總和	-9	-.9	.9	2.3	
		31	227	116	6	380
		8.2%	59.7%	30.5%	1.6%	100.0%

表九：法官在審判重大案件時，應該接受行政機關的意見

		2003 年				總和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001 年	非常同意	0 .0% -.3	2 40.0% .4	3 60.0% .3	0 .0% -1.0	5 1.3%
	同意	2 2.2% .9	57 63.3% 7.6	27 30.0% -4.9	4 4.4% -3.3	90 23.7%
	不同意	2 .9% -.9	52 22.9% -4.2	136 59.9% 3.6	37 16.3% .7	227 59.7%
	非常不同意	1 1.7% .3	7 12.1% -3.4	33 56.9% .8	17 29.3% 3.2	58 15.3%
總和		5 1.3%	118 31.1%	199 52.4%	58 15.3%	380 100.0%

表一到表九中，數字的百分比固然不完全一樣，但卻顯示出相同的趨勢。左上到右下的對角線百分比顯示兩次調查中提供同一答案的比例，初步觀察這些數字發現，範圍從最低的 0% 到最高的 73.6%，最常發生的百分比數字是在 50% 到 60% 左右。根據作者的實際計算，每一個題目都約有五成多左右的受訪者提供相同的回答，分佈相當平均。而九個題目綜合起來，在兩次調查中回答相同答案的比例為 55%，其中相對穩定性最高的題目為性別平等（61% 穩定），穩定性最低的題目為領袖重要（48% 穩定）。如果我們用相關分析來檢驗受訪者在兩次回答時的關連性，結果如表十。這些相關係數約在 .2 到 .4 之間，在統計上都顯著，顯示一定程度的相關性，但並非高程度的一致性。

表十：2001-2003 追蹤樣本相關回答相關分析

題目	相關係數
性別平等	.196**
首長決定	.4**
領袖重要	.298**
想法一致	.285**
觀念流傳	.287**
政黨數目	.373**
司法獨立	.354**
議會制衡	.318**
團體數目	.292**

** $\alpha < .01$

如果我們只考慮同意 / 不同意的方向而不考慮強度的話，也都有相當百分比的受訪者在兩年的時間之內改變其回答。舉例來說，在政黨數目（表六）的問題上，2001 年不同意的受訪者中到了 2003 年有約 45% 回答同意；在團體數目上（表七）的問題上，2001 年不同意的受訪者中到了 2003 年則有約 47% 回答同意；至於在議會牽制（表八）的問題上，2001 年不同意的受訪者中到了 2003 年則是有約 49% 回答同意。這些例子都顯示在兩次調查的過程中，民眾對相關民主價值的態度有明顯的變化。九個題目中回答「方向」有改變的百分比以性別平等（表一）最低，為 10%，其他的題目則都在三成左右，九個題目總和起來的平均百分比為 28%。換句話說，平均有 28% 的受訪者在大約兩年的時間裡，對這些民主價值問題的態度產生了方向性的變化、而非只有強度的不同。

接下來我們更進一步的分析究竟具備哪些人口特徵與政治態度的受訪者有較明顯的態度轉變。作者分析了地理區域、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省籍、政黨認同與統獨立場等變項，來檢驗這些人口變項在回答

態度穩定 / 變化的差異。⁵結果發現，在「性別平等」和「團體數目」上，所有檢測的人口變項都沒有顯示出差異。其他題目相對來說，在「領袖重要」的問題上，女性受訪者改變較多。在「首長決定」的問題上，北縣基隆的受訪者改變較多，高屏澎的受訪者改變較少；而贊成獨立、閩南籍以及小學以下教育程度的受訪者同時也有較高的改變幅度。在「想法一致」的問題，無宗教信仰的受訪者改變較多，天主教 / 基督教的受訪者回答較穩定。在「觀念流傳」的問題上，小學程度和泛綠的支持者回答的變化程度較高。政黨數目的問題，則是男性回答變動性較高，女性較穩定。而「議會牽制」的問題，男性受訪者變動性較高，女性較穩定；而且 29 歲以下、60 歲以上變動性較高，40-49 歲較為穩定。最後，在「司法獨立」的問題上，女性變動性高、男性穩定性較高；29 歲以下以及 50-59 歲變動性高，30-39 歲穩定性較高。從以上的分析結果來看，在兩次訪談中顯示出穩定或是變動態度的受訪者並沒有顯示出固定的模式，不同特質的受訪者在不同的議題上有不同的變化 / 穩定模式，這可能意味著不同的題目在不同的時間點對不同特質的選民有著不同的影響。

回顧從 2001 年到 2003 年之間，一方面在實際政治上並無類似政黨輪替之結構性的改變發生，另一方面這些民主價值的態度在理論上應該是屬於較為長遠的價值信仰體系，不應該在短時間之內產生太大的波動，因此這些數字有可能呼應了國外文獻的討論，受訪者在回答問題時，受到當時的時空環境及情境相當程度的影響，任何單一時間點的回答可能並不見得代表受訪者真正的態度。或者換個方式來說，真正的態度也或許並不是以一個固定的答案方式存在，而可能是在一個機率分佈中，依照當時的情境影響而產生答案。因此當時空環境改變時，答案就跟著改變。如若如此，就必須思考這些題目是否真正測量到民主價值的概念。

值得注意的現象並非只有態度改變的 28% 受訪者，即使提供一樣回答的

5. 由於這裡的分析有 72 個交叉分析的表格，受限於篇幅未予列出。有需要的讀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受訪者中，在邏輯上也存在著一些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可能性。首先、兩次隨機的回答，就有 50% 的機會是相同的答案，因此 78% 提供相同答案的受訪者不見得全部都真正具備穩定的態度。其次、即使態度都很穩定，也不見得受訪者回答時，真正瞭解研究者設計題目的原意，並且是在與研究者預設的相同框架下回答。再者、受訪者的某些回答，從研究者的理論架構來看，可能並不符合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因此被歸類為缺乏民主價值。但是如果有機會讓受訪者闡述其答案背後的邏輯或考量，或許會得到不同的結論。上述這些問題無法從量化的資料中找到答案，因此我們嘗試繼續以焦點團體的質化研究來探索。

四、焦點團體訪談結果

我們希望藉著焦點團體對這些民主價值題目的討論，來瞭解受訪者對這些題目的理解以及回答的考量為何。以下作者整理出焦點團體訪談過程中的部分內容，主要目的與重點在於呈現兩個現象。第一、當受訪者對題目的理解和題目設計者的原意可能有差距時；以及第二、當受訪者的回答落入「缺乏該項民主價值」時，而其提供的理由卻有一定的道理，可能值得研究者再進一步思考時的狀況。受訪者的標記以兩位數字代表，例如 1-1 則代表第一場焦點團體訪問，編號第 1 號受訪者。

就學歷平等的問題來看，⁶受訪者 1-5 提到她回答這個問題時，是考慮到審查法案時需要用到的專業知識，因此認為還是需要基本的學歷。1-3 則認為高學歷的人不見得不能夠代表低學歷人的利益，因此由高學歷的人擔任沒什麼不好。3-4 受訪者認為由於現在社會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而且因為大學普及，未來會繼續提高，所以在現在的社會並展望未來，民代由高學歷的人來擔任較適宜。受訪者 6-2 則認為要區別民意代表和行政首長的職務。民

6. 這裡的學歷平等題目為之前的舊版題目，請參見註腳 2。

意代表不一定要高學歷，但是行政首長則要有一定的學歷程度。

在性別平等的問題上，基本上沒有什麼爭議，絕大多數的受訪者都在第一時間表達不贊成的意見，似乎對性別平等很有共識。但是受訪者 1-2 的發言則透露出社會欲求 (social desirability) 的壓力。他本來說「她們比較細膩。她們參政也許不錯。我覺得性別不會造成政治很大的差距」。由於該受訪者發言時，似乎有點言不由衷的感覺，經繼續追問以後則改口說：「好啦，我覺得他們比較情緒化，覺得他們不適合參政。我記得美國某一次選舉，就好像有一個參選人不知跟他老婆怎樣，好像他老婆死後馬上結婚，於是好像全國女性就反彈」。該受訪者並表示因為現場有女性在場，因此他一開始沒有講出心裡的想法。這樣看來，在一般的調查訪問過程中，男性受訪者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也會有可能受到女性訪員因素的影響。這顯示在女男共處的環境下，或許有一定的社會壓力讓男性不願表達對此問題贊同的意見。

在「政府主動」和「首長決定」兩個題目上，在題意上沒有疑問而且內容重複性高，因此合併討論。有受訪者同意這個陳述，但是理由是「即使你在下面氣得跳來跳去，反正他是領導人，所以你也不能拿他怎樣。就像有些重大的決策，總統都已經做出來了，下面所有人反對也沒有用」(1-1)。也有受訪者提核四復建為例，認為即使在野黨反對，執政黨一定要作，也沒有辦法，因此就聽從首長的決定，但是讓首長負政治責任(1-6)。這些受訪者同意將政策主導權完全交給政府或首長的原因，並非缺乏民主價值或具備威權心態，而是因為對所觀察到的實際政治現象產生無力感之後的反應。

另外有受訪者部分同意這個看法，理由是要區別不同的政策(3-3)。民生經濟應該多一些民眾參與，國防外交則應該讓首長決定。還有受訪者並非以抽象的概念來回答這個問題，而是反應其政治立場，因而回答「你是說現在？那我覺得不一定。現在的總統我不敢苟同。」(4-1)；「現在的總統我沒有辦法認同他，因為他講話不算話」(4-3)。也有受訪者以程序的公平性做為要件，「要看投票的過程公不公平，如果是經由公平的選舉過程選出來的總統，那我們當然相信他，但像這次的選舉發生了這麼多疑問，我們當然

不能相信他」(4-7)。這些回答和黨派立場與現實政治有關，但和民主價值的抽象概念關連性恐怕不高。

在領袖和法律的相對重要性上，受訪者當中沒有人否定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但是有許多受訪者都反應法律制訂得再好，「執行面還是得依賴人，還是看人怎麼作」(1-5)，「可是明明制度已經存在，可是領導人卻不遵守制度，所以問題是出在領導人」(1-6)，「有再好的憲法，可是你的領導人卻去玩弄那個憲法，不理那個憲法，假如你的領導人亂來的話，那再好的法律也沒有用」、「不管怎麼樣，法律還是有他的漏洞，法律是死的。」(1-8)「好像一個法案他推一兩天就不做，然後過兩天又繼續做，那人民會覺得你領導人都沒有按照制度面來做，你政策反覆，那人民也不知道法律應不應該遵守」(1-6)。以上的回答則都是根據受訪者自己對實際政治運作的感受，他們同意領袖比法律重要，並非規範性的回答，而是認為實際政治運作時，領袖的態度會決定法律的適用，因此做出同意的回答。這樣的答案，是否代表這些受訪者缺乏民主價值，有待進一步思考。也有受訪者提到領袖和法律應該是互動的，不應該強調誰比誰重要(3-7)。

另外還有受訪者(2-2)(6-4)提出對問卷用字的看法，他們認為「強而有力」不見得是好的領袖，具備協調能力更重要。因此他同意「好的國家領導人比好的法律更重要」(這是一個在過去學術性問卷中出現過的題目用字)，但是不同意這裡的用字問法。原來的問卷用字是否適當，也值得討論。

在想法一致的問題上，有些受訪者的詮釋，認為「不是說一言堂，但一定要有某種程度的交集」(1-5)、「大家的標準要相似，然後才會有溝通的可能」(1-6)，因而部分同意這個陳述。另外也有受訪者提出要看題目所問的時間概念為何，如果在短期來看，想法不一致會造成社會混亂；但是長期來看，意見經過溝通就會慢慢形成共識，就不會造成混亂了(2-5)(6-7)。還有受訪者同意這個陳述，但認為「混亂」對社會不見得不好，因為這代表多元的聲音(5-4)。這些意見顯示受訪者在回答這個問題時，背後的框架及理由是相當多元的，有些想法都有其言之成理的邏輯，很難直接冠上「缺乏

民主價值」的推論。

對政府決定觀念流傳的問題，有受訪者同意是因為認為政府應該對媒體的報導內容作管理（1-8），也有人忽略了題目裡的「應」，反而談到實際上覺得「政府實際上很容易介入媒體，影響一個人的思想」（1-7）。還有受訪者贊成因為認為題目並未排除人民參與，政府是在接受人民意見之後再來作決定的，因此贊成（2-4）。另外也有受訪者從效果出發，提到「社會要流傳什麼，政府可以做決定，但民間也可以做決定。政府可以說一些東西去流傳，因為他有媒體、他有權力，但民間也有自己的權力，就是政府不同意，它還是會自己流行」（5-5）。最後也有人提出依事情的本質來區分，如果是政治事物，應該大家共同決定，而諸如何時開始交通大執法，則應該由政府來決定（6-4）。

至於審理殘暴罪犯的問題，面臨的最多質疑就是定義的問題。首先是何謂殘暴罪犯，「所謂的罪犯是已經確定有罪的，還是仍在調查階段？」（6-6）、「殘暴有多殘暴？」（3-4）、「複雜的審理程序指的是什麼？」（4-2）、「處罰是什麼？」（2-6）等等，顯示這一題的題意十分不明確。其次是將「立即處罰」解釋為「處以重罰」，因而贊成（2-6）（2-3）。最後還有受訪者表達贊成之理由為「還是要經過審判，但是要縮短複雜的程序」，只是反對「複雜」二字（1-6）。根據 Achen（1975）的研究，題目越模糊時，受訪者的回答也就越不確定。這個題目顯然對受訪者而言，定義並不十分明確。

在團體數目上，首先會問到的是「什麼樣的團體」，以及「地方」的定義、是指區域、縣市或是鄉鎮、鄰里。有一位 18 歲的受訪者居住在台北市大同區，朋友接觸到的團體是黑道幫派，因此將團體定義為幫派來回答（1-4）。另外也有受訪者認為要區隔表達政治意見的團體、職業團體和跳土風舞的團體（1-6）（1-7）。

對於政黨數目和政治安定之間的關係，首先有定義的問題，許多受訪者第一反應是「很多」究竟是指多少？有受訪者認為政黨是彙集整合各方利益的工具，因此多政黨代表利益彙整過程未完成，無法形成公共政策（1-6）。

還有受訪者提出要看政黨的大小才能回答這個問題。如果具備實力的政黨太多且勢均力敵，會影響政治安定，如果有主要的大黨，其他很多都是小黨，就沒有關係（5-4）。另外有人從一個社會競爭的本質來看，認為如果競爭的是公共政策的問題，如經濟發展的左派右派，政黨林立沒有關係。但是如果爭執的焦點在台灣主權的問題，多黨就會很麻煩（5-3）。而且也有理念和現實的差距問題。政黨如果都是表達不同理念，則數目多也無妨。但是如果都是作現實權力利益交換，則會影響政治安定（2-4）。受訪者同時也提到政治人物的性格與人民對政治的成熟度，也和政黨數目與政治安定會有交互作用的影響（5-3）（6-4）。也有受訪者贊成的角度是基於支持兩黨政治，認為歐洲多黨比例代表制的國家經常倒閣，政治不安定（3-3）。這些回答顯示許多受訪者都有他們的一套邏輯，並不是單純看最後選項可以判斷其民主價值之有無的。

在議會牽制的問題上，有受訪者對「大作為」的定義提出詢問（2-5）。受訪者不同意的理由頗有不同。有些受訪者的回答較符合題目設計的原意，從制衡的角度反對這個陳述。但是也有受訪者反對的理由是他認為議會的牽制沒有用，行政機關還是可以作自己想作的事（1-7）。還有受訪者從政治現實的實務面出發，「如果我們不把現實的情況談進去，一直在講相互牽制的效果，那我覺得是在騙自己。我不知道國外是怎樣，但我知道台灣是這樣的情形，議會對行政機關的牽制只是在索取自己的利益，如果是這樣的情況，我寧可不要」（5-9）。這樣的受訪者明顯瞭解議會制衡的民主價值，但是看到台灣議會的實際運作情形而否定了議會制衡。可以說是問卷意欲測量應然面，但受訪者從實然面回答，並未對焦。

在司法獨立的問題上，有受訪者詢問「重大案件」的定義為何（1-4）（1-6）？也有詢問「接受」指的是「遵從」或是「參考」，會影響他的回答（2-3）。在實質的問題上，有受訪者認為要看事件和法官的專業性，法官一定要維持獨立審判，但是在很多專業意見上可能並不瞭解，因此應該尊重行政機關的意見（5-5）。後來也有受訪者呼應補充這個觀點。他是在智慧財產

局工作，有兩件涉及專利權與侵權的案件，感覺法官並不瞭解其中的技術內容，因此覺得應該要參考與專利相關的機構或是智慧財產局的意見（5-1）。由此例可以看出，有時受訪者是以和問卷題目相關的親身經歷和感受來回答問卷，而並非完全針對問卷字面上的意義來回答，結果造成和研究者設計題目原意無關的回答。

從以上的焦點訪談記錄整理中我們發現上述測量民主價值的題目幾乎都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問題。我們可以做出下列造成問題的原因歸納：

- （一）題意不清－受訪者對題目當中的部分形容詞無法清楚定義，例如「大作為」、「很多」、「殘暴」、「強而有力」等等，而受訪者如果自行給予不同的定義，將會影響他們的回答。
- （二）條件式回答－有時受訪者會自行想像某些條件下會同意某個陳述，例如短時間之內會造成混亂，長期就不會。或是要看事物的性質而定，國防外交讓首長決定，民生經濟問題讓人民決定等等。但是一般執行民調時無法反映受訪者這些背後的條件考量。
- （三）多元核心價值－受訪者可能同時具備多種核心價值，但是題目中必須只測量一項核心價值，否則可能形成受訪者各說各話的狀況。例如在團體數目影響影響安定和諧的問題上，可能有些受訪者是從多元、容忍的自由民主價值考量，也有些受訪者是從社會秩序的價值出發，因而出現不同的選擇。根據 Janda, Berry and Goldman（2002）的研究，自由（freedom）與秩序（order）正是界定美國政治場域的兩個相互競爭的核心價值，難謂只有其中一項為民主價值。
- （四）現實和理論的落差－這些題目多從抽象的學理面出發，但是受訪者的回答往往受到現實政治運作的影響。例如明知理論上法律制度比個人重要，但是卻回答現實上，好的領導人影響較大。還有受訪者認為民主理論在台灣實際的運用經驗上，往往會產生相當大的落差，例如議會制衡在國外或許很正面，但是在台灣因為議

會表現而不能苟同。

- (五) 自訂框架或定義－受訪者有時會以自己而非研究者的框架來回答問題。例如有部分受訪者認為多黨會造成政治不穩定的看法是從部分歐美的兩黨制與多黨制國家實際狀況出發，和這裡要測試的多元容忍框架完全無關。
- (六) 黨派立場－有些受訪者的回答，具備特定的黨派針對性。例如不支持陳水扁總統的受訪者會反對由首長決定大小國事，並舉出其對陳水扁總統的不信任為具體原因。而不支持國親的受訪者則會同意議會牽制下，政府無法做事的看法，並開始批評在野黨輸不起。這些態度雖然和民主價值有關，但都是明顯的受黨派立場影響。
- (七) 社會欲求－有些題目受訪者明明贊成，但是在社會壓力下也必須要表達不贊成的態度，例如在參政權上性別平等的問題。
- (八) 部分贊同－有些受訪者在回答時態度十分不確定，在追問下會給予部分同意或部分反對某項陳述的回答。

五、結論

從以上焦點團體訪問中所發現的問題，以本文的研究方法，無法以量化呈現的方式來推論究竟問卷效度的問題有多嚴重。這些問題或許是個別受訪者對題目的奇特解讀方式（例如將「團體」解讀為「幫派」），但也有部分問題確實可能會影響到相當數量受訪者的回覆，例如理論和現實的落差問題。而受訪者自訂假設條件來回答其不確定的問卷題目，我們也無從得知其比例高低。作者無意以此研究否定問卷調查作為一個價值研究方法或是特定問卷的效度問題，但卻希望本文研究結果能夠讓學界更審慎地思考調查研究方法的可能限制以及如何能夠避免從焦點團體訪談中所反映出來至少部分受訪者思考模式的問題，以提升問卷訪問的品質及後續推論的效度。

從以上的討論分析中，我們發現這些測量民主態度的問題，從時間變化的角度來看，並不十分穩定。在大約兩年的時間當中，只有 55% 的受訪者在兩次的調查中給予完全相同的答案。就算用較寬鬆的標準、只看方向而忽略強度，也有 28% 的受訪者改變了他們對這些問題基本的看法。這個比例在絕對值上或許並不算高，但卻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對於這些理應反映受訪者長期價值的問題而言，這些結果讓我們有進一步來思考這些調查結果效度的動機。

從焦點團體的訪談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受訪者在回答這些題目時，可能受到背後各式各樣問卷設計者未曾考慮過的條件、框架、動機、定義以及政治現實和黨派立場等因素的影響。如果單純的以同意 / 不同意之回答來界定受訪者是否具備民主價值，很可能會失之偏頗，甚至落入了研究者自行設定框架，硬要套在受訪者身上的陷阱 (Lane, 1974)，這是我們在探討相關價值研究及變遷時必須時時自我提醒的問題。本研究所發現的許多問題，可能在實務上很難、甚至於不可能完全解決，但本文的主要目的在提醒學術界在設計問卷時，應該多注意前段所提出的八項問題，並更深入思考以問卷測量價值觀的侷限與困難性。

從本文的研究結論作者認為，民意調查的侷限性恐怕值得學術界再審慎討論。調查研究可能對於行為面的問題較為適當（假設受訪者不刻意隱瞞或欺騙時），但是對於態度、尤其是價值層面的相關問題，在測量和詮釋上都有極難克服的盲點存在。作者希望以此研究拋磚引玉，讓學術界能夠回頭檢視在一次次的調查訪問中，我們學習到的選民知識與其中的盲點為何，作為日後進步的參考。

附錄一：TEDS 2003 民主價值題目及次數分配

F8a. 教育程度很低的人，應該和教育程度高的人一樣，在政治上享有同等的發言權。

答：1. 非常同意－334(20%)；2. 同意－1016(60.7%)；3. 不同意－213(12.7%)；4. 非常不同意－23(1.4%)；96. 看情形－22(1.3%)；97. 無意見－16(1.0%)；98. 不知道－47(2.8%)；95. 拒答－3(.02%)

F8b. 女性不應該像男性一樣參加政治活動。

答：1. 非常同意－16(1.0%)；2. 同意－98(5.9%)；3. 不同意－1089(65.1%)；4. 非常不同意－407(24.3%)；96. 看情形－13(0.8%)；97. 無意見－14(0.8%)；98. 不知道－34(2.0%)；95. 拒答－3(0.2%)

F8c. 政府自然會為人民解決困難，謀求福利，我們不必多作主張。

答：1. 非常同意－23(1.4%)；2. 同意－331(19.8%)；3. 不同意－1008(60.2%)；4. 非常不同意－221(13.2%)；96. 看情形－28(1.7%)；97. 無意見－12(0.7%)；98. 不知道－46(2.7%)；95. 拒答－4(0.2%)；訪員漏問－1(0.1%)

F8d. 政府首長等於是大家庭的家長，一切大小國事，皆應聽從他的決定。

答：1. 非常同意－38(2.3%)；2. 同意－382(22.8%)；3. 不同意－921(55.0%)；4. 非常不同意－209(12.5%)；96. 看情形－62(3.7%)；97. 無意見－14(0.8%)；98. 不知道－43(2.6%)；95. 拒答－5(0.3%)

F8e. 強而有力的領袖比優良的法律更（台：卡）重要

答：1. 非常同意－108(6.5%)；2. 同意－629(37.6%)；3. 不同意－660(39.4%)；4. 非常不同意－99(5.9%)；96. 看情形－58(3.5%)；97. 無意見－15(0.9%)；98. 不知道－98(5.9%)；95. 拒答－7(0.4%)

F8f. 大家想法若不一致，社會就會混亂。

答：1. 非常同意－244(14.6%)；2. 同意－1017(60.8%)；3. 不同意－313(18.7%)；4. 非常不同意－28(1.7%)；96. 看情形－46(2.7%)；97. 無意見－6(0.4%)；98. 不知道－20(1.2%)；95. 拒答－0(0%)

F8g. 一種觀念能否在社會上流傳，應由政府來決定。

答：1. 非常同意－26(1.6%)；2. 同意－409(24.4%)；3. 不同意－950(56.8%)；4. 非常不同意－116(6.9%)；96. 看情形－68(4.1%)；97. 無意見－17(1.0%)；98. 不知道－82(4.9%)；95. 拒答－6(0.4%)

F8h. 對付殘暴的罪犯應立即處罰，不必經過法院複雜的審理程序。

答：1. 非常同意－151(9.0%)；2. 同意－448(26.8%)；3. 不同意－858(51.3%)；4. 非常不同意－132(7.9%)；96. 看情形－34(2.0%)；97. 無意見－8(0.5%)；98. 不知道－40(2.4%)；95. 拒答 3(0.2%)

F8j. 在一個地方（台：社區）上，如果東（台：這）一個團體，西（台：那）一個團體，就會影響到地方的安定與和諧。

答：1. 非常同意－103(6.2%)；2. 同意－851(50.8%)；3. 不同意－533(31.8%)；4. 非常不同意－38(2.3%)；96. 看情形－66(3.9%)；97. 無意見－8(0.5%)；98. 不知道－71(4.2%)；95. 拒答 3(0.2%)；訪員漏問 1(0.1%)

F8k. 一個國家如果有很多政黨，就會影響政治安定。

答：1. 非常同意－136(8.1%)；2. 同意－796(47.6%)；3. 不同意－565(33.8%)；4. 非常不同意－44(2.6%)；96. 看情形－63(3.8%)；97. 無意見－11(0.7%)；98. 不知道－58(3.5%)；95. 拒答 1(0.1%)

F8m. 法官在審理重大案件時，應該接受行政機關的意見。

答：1. 非常同意－22(1.3%)；2. 同意－471(28.1%)；3. 不同意－786(47.0%)；4. 非常不同意－167(10.0%)；96. 看情形－43(2.6%)；

97. 無意見－17(1.0%)；98. 不知道－163(9.7%)；95. 拒答
4(0.2%)；訪員漏問 1(0.1%)

F8n. 政府如果時常受到議會的牽制，就不可能有大作爲了。

答：1. 非常同意－112(6.7%)；2. 同意－826(49.3%)；3. 不同意－
475(28.4%)；4. 非常不同意－33(2.0%)；96. 看情形－65(3.9%)；
97. 無意見－11(0.7%)；98. 不知道－148(8.8%)；95. 拒答－3(0.2%)

參考書目

- Achen, Christopher H. 1975. "Mass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the Survey Respons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9:1218-23.
- Alvarez, R. Michael, and John Brehm. 2002. *Hard Choices, Easy Answers-Values, Information, and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ellenger, Danny N. et al. 1976.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Focus Group Interview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Marketing*. Chicago: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 Carpini, Michael X. Delli., and Bruce A. Williams. 1994. "The Method Is the Message: Focus Groups as a Method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quiry." In Michael X. Delli Carpini, Leonie Huddie, and Robert Shapiro, eds., *Research in Micropolitics* Press.
- Chong, Dennis. 1993. "How People Think, Reason, and Feel about Rights and Liber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7: 867-899.
- Coe, Barbara J., and MacLachlan James H. 1980. "How Major TV Advertisers Evaluate Commercials."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20,6: 51-54.
- Conover, Pamela et al. 1991. "The Nature of Citizen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Empirical Comments on Theoretical Themes." *Journal of Politics* 53:800-832.
- Converse, Philip E. 1964.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s." In David Apter ed., *Ideology and Discontent*. New York: Free Press.
- Glynn, Carroll J. et al. 1999. *Public Opin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Janda, Kenneth et al. 2002. *The Challenge of Democracy*. 7th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llege Press.

- Lane, Robert E. 1974. "Patterns of Political Belief." In J. Knutson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Liao, Da-chi(廖達琪). 2000. "Does Culture Matter?- A Study of Democratic Values of Local Elites in the Four East Asian Systems: Mainland China, Japan, Korea and Taiw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8,2: 157-204.
- Manheim Jarol B., and Richard C. Rich. 1991. *Empirical Political Analysis: Research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3rd ed. White Plains, N.Y.: Longman.
- Myrdal, Gunnar. 1944. *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 reprinted,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Nie, Norman H. et al. 1979. *The Changing American Vot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oethlisberger, Fritz J., and Dickson, William J. 1938. *Management and the Work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ogers, Carl R. 1942.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 Rokeach, Milton. 1973. *The Nature of Human Values*. New York: Free Press.
- Sigel, Robert. 1996. *Caught Between Ambition and Accommodation: Ambivalence in the Perception of Gender Rel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Zaller, John. 1992.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王梅玲。2002。〈焦點團體研究法的理論與應用〉。《圖書與資訊學刊》40：29-46。
- 石之瑜。2002。〈訪談作為中國研究的方法——焦點團體訪談與深入訪談之比較〉。《共黨問題研究》28，9：90-100。
- 吳淑瓊。1992。〈焦點團體研究法〉。《研考雙月刊》16，1：44-50。

- 胡佛。1998。《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二）：政治文化與政治生活》。台北：三民書局。
- 胡佛等。1978。〈權力的價值取向：概念架構的建構與評估〉。《社會科學論叢》。27：3-40。
- 高泉金。1986。〈我國中學生民主價值取向十年來之變遷〉。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 徐火炎。1992。〈民主轉型過程中政黨的重組：台灣地區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政黨偏好與黨派投票改變之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5，1：213-263。
- 陳文俊。1998。〈統獨議題與選民的投票行為——民國八十三年省市長選舉之分析〉。《選舉研究》2，2：99-136。
- 陳明通。1980。〈經社地位、民主價值取向及參與行為之分析——內湖地區個案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俊明。1999。〈民意調查與政黨的選舉競爭：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焦點團體、深度訪談的運用〉。《行政管理學報》2：127-144。
- 盛治仁。2003。〈台灣民眾民主價值及政治信任感研究——政黨輪替前後的比較〉。《選舉研究》10，1：1-36。
-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2001。《民意調查》。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許禎元。1997。《政治研究方法與統計》。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鈕則勳。2002。《競選傳播策略：理論與實務》。韋伯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 游清鑫。2002。〈政黨認同與政黨形象：面訪與焦點團體訪談結合〉。《選舉研究》9，2：85-115。
- 黃秀端、趙湘瓊。1996。〈臺灣婦女近十年來政治態度的變遷——民國七十二年至八十一年〉。《問題與研究》35，10：71-95。
- 詹長皓。1986。〈中華民國大學生民主價值取向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 趙永茂。1995。〈臺灣地方菁英的民主價值取向〉。《政治科學論叢》5：73-108。

蔣安國。1985。〈政治系統的民主價值取向與政治溝通——板橋地區個案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The Limitation of Measuring Respondents' Values with Survey Research—Using Taiwanese voters' Democratic Value Questionnaire as an Example

Emile C. J. Sheng^{*}

This study utilizes questions in the TEDS 2003 survey probing respondents' democratic values to discuss the validity of these questions. The author uses the panel survey samples to analyze the stability of responses to these questions across time, and also conduct focus groups to study how respondents interpret these questions when asked. We hope to use qualitative as well as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cross-examine these questions, and better our understanding of public opinion structure.

We found that responses to these questions are not very stable, which shows the need for further examination. Focus group discussions show that respondents might have very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and frames of these questions from those of the question designers. Therefore,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we rethink and remain cautious about the limitations of probing voters' value systems with survey methods.

Key words: democratic value, focus group, opinion survey, panel data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Email: Esheng@seed.net.tw